

由这些民间的、传说的历史情景，鲍十的这些小说试图再次告诉人们，小说并不是单纯作为时代路口的回顾而进入文学的，而是作为当代生活的一种象征包含着历史情景，并具体体现为各种叙事现象和不同时期的历史。因为，不同时期的历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与这些历史时期相连的不同生活意识和生活风格，它们在小说中必然以不同方式体现为不同生活情景。



将历史的个体时空与人性的悠远之思、生命的沉痛之境与人类的理想之光融为一体，是《己卯年雨雪》的重要叙事特点和艺术风格。熊育群试图进入一个他从未写过的世界，也让读者有一番新的体验：庄严与苍凉、凝重与激昂、严峻与抒情、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互交织在一起。这些诗性元素相互伴随而行出现。

张培忠对张竞生的个人言行及其相关事件的文学思考和描述，使现代中国社会的某种精神本质呈现出来，并延续至今。张竞生的传奇性隐藏在这种精神本质中，因而成为谜一样的事物，张培忠一方面在解读张竞生的这种神秘性，一方面又对其进行透彻、细致的具体描述，使人们能清晰地看到张竞生的生活情景与精神气质一体化的形象。

广州文学十二家

Sky and Mirror: the Twelve Renowned Writers of Guangzhou

天空与镜子：

徐青梯 著

作为一个语言感觉和审美能力日趋与时代同行的诗人，阮雪芳的诗中有一种执着的时代生命感，她用安静的激情、忧伤的心灵独树一帜，将诗歌风花雪月的纤柔不断与铁马金戈的大气交错，让人类生存在时尚中国的急迫感透进穿越她的诗中，美学和诗学上的成熟化为了具体的诗意，娴熟的语言技巧和庄重的生活观念结为一体，形成了明确风格方向。

作为一种主题情调，两种不同的生命情景错落相叠，产生了感伤的思绪，贯穿于魏薇的多数作品中。在一种沉静感伤的情境里，流露出细密、敏感、丰盈的情致，那些叙事中的明艳和纯净，使感伤变得空濛而透明，在娓娓诉说中，家乡的种种旧物 and 情景让叙事在人们心头颤悠起挽歌情调的回忆。

贯穿于作品中的美学风格生成了一种神话语意味，生成了一个与医学相关的生命体系的精神世界或神话世界，在这个神话世界中，作者对人物的讲述超越了对个人的有限标准，传达了一个精神形象，由徐克成的故事而创造和叙述的人物，就是按这个标准塑造的；同时，这生成了超越于作品之外的作者刘迪生的形象。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广州文学十二家

天

空与镜子：



Sky and Mirror: the Twelve Renowned Writers of Guangzhou

徐肖楠

著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空与镜子：广州文学十二家/徐肖楠著.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7. 1

ISBN 978 - 7 - 5623 - 5179 - 5

I. ①天… II. ①徐… III. ①中国文学 - 当代文学 - 文学研究
IV. ①I206.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06978 号

天空与镜子：广州文学十二家

徐肖楠 著

出 版 人：卢家明

出版发行：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广州五山华南理工大学 17 号楼，邮编 510640)

<http://www.scutpress.com.cn> E-mail: scutcl3@scut.edu.cn

营销部电话：020 - 87113487 87111048 (传真)

责任编辑：王 倩 毛润政

印 刷 者：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 × 960mm 1/16 印张：10.25 字数：188 千

版 次：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 ~ 1 000 册

定 价：36.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让文学批评存在得更长久

我尽力照好评论的样子去做文学。一种文学评论，应该能随着所评论的作品存在得长久，甚至比所评论的作品存在得更长久，才是好评论。有时，被评论的作品可以被忘却，对作品的评论却不能被忘却，因为好评论虽然是由某部作品所引发的具体文学言说，但也是对更广泛、更普遍的文学与生活的思考和言说。

我的目的，是帮助作家写得更好，也帮助读者读得更好，让人们在美感和诗性中有更深入的生命感觉，因此，我的文学批评必须包含一种深入浅出的诗性深刻和清晰晓畅的美学独特。能不能做到不知道，但有这样一个方向引导我，究竟做得怎么样，要看我的这些评论作品能给人们一种什么印象。如果一个文学评论作品既不能帮助作者和读者，也不能让自身含有更多的诗性和美感，要这样的评论有什么用？

在对这本书中所涉及的作家和作品的具体评论与思考中，体现着这些年我一直坚持的自己相对独立的文学批评观念，也保持自己的批评激情、审美灵性、诗性思考和理想主义，力图让这本书使读者产生好看、独特、深入、持久的阅读感受，既能帮助读者读得更好，又能帮助作家写得更好。

我们真正需要的文学评论，不是挥舞起一套理论武器、一片概念和一群术语，对着一个文学对象又砍又杀，以显示自己的威力，而是用自己的思考送给作者一套盔甲，帮助他更好上阵；送给读者一片阅读空间，帮助他更好阅读。而今天的普遍情景是：大多数作家并没有因批评家的存在而写得更好，大多数读者也没有因批评家的存在而读得更好。

因此，我对这些作家和作品进行评论时，要求自己废弃刻板空洞的套

用，努力用有文学的灵性、情趣、意味的风格去写作，去独立、灵动而有美学意味和生命气息地进行评论，评出这些作品中真实包含的意味和情趣，同时，体现我自己的将文学转化为生活形式、将经典与时尚结合、用神性向往改变习性生活、以灵性生存走向文学和生活深处等观念。这并非有意为之，而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一个文学批评家必须体现他自己的文学观念和风格观念，除非他没有观念。

这要求文学批评家在长期学习、写作、研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生存观念和文学观念，如果有自己的观念，就不会凌空蹈舞，用空洞的理论和现成的概念去套用文学作品。既然不赞成套用别人的现成理论，自然也就不会套用自己的一些想法，其中自然延伸的，只是自己的文学观念。

因此，我强调独立的文学观念对文学批评的重要性。当然，文学观念与生活观念相连，生活逻辑决定文学逻辑，而观念来源于对生活和文学的敏锐思考，有思考的人会生活，不思考的人不会生活，自然也不会懂得文学，更不会有生活观念和文学观念。

本书的评论观点新颖、风格独特，不是刻板的理论套用，而是以唯美灵动的气质进行评论，显示了我的文学批评的特色风格。这不是一部脱离当代中国生活和文学实践的、套路化和模式化的、浮泛空洞的文学批评，而是力图返回文学的审美意趣、灵性感受与理性言说一体化的状态，并保持自己观察文学与当代中国生活具体联系的诗性敏锐。

本书特别适合于文学批评和文学写作者阅读。由于这部书中的文学言说涉及广泛的生活形式、现实情境和文学情景，它既可以作为专业文学工作者的参考，用于文学批评、文学研究、文学教育以及审美和艺术研究与教育，也适用于文学爱好者阅读，还可以满足普遍的文学欣赏兴趣，亦可作为审美感受与时尚生活的参考。

感谢我的父亲、九旬高龄而英姿依然的抗战文艺老兵、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学院的创建者徐刚先生，我的文学渊源来自他老人家，他给了我作为一个文学家的基本教养和信仰。

感谢我的妻子与孩子对创作本书的参与和支持：作为一个文学家庭的成员，他们和我共同讨论过书中的很多内容，并做了不少具体工作。

徐育楠

2016年8月18日于广州

目录 I

引言 / 1

第一空间： 生活在历史与现实交错的天空下 / 3

上篇——熊育群的庄重激情：战争抒情中的诗性正义与人类精神 / 3

- 一 凝重与激情的诗性正义 / 3
- 二 抗击灾难中升华的儒道人性观 / 7
- 三 苍凉抒情中的理想主义与美学性情 / 10
- 四 虚构与事实交错中的庄重想象气质 / 13

下篇——从传说到沉思的鲍十：重述传说的叙事期望与历史意味 / 16

- 一 传说化小说的叙事期望 / 16
- 二 与形式相关的生活意识和生活风格 / 18
- 三 对历史整体思考的风格意向 / 20
- 四 重述传说的当代现场与叙事想象 / 22
- 五 凭借传说而成为观念性生物的小说仪式 / 24
- 六 那些小说中逝去的传说 / 25
- 七 保存和品味传说的生活世界 / 27
- 八 反抗故意遗忘的精神选择 / 30

第二空间： 在历史如歌中唤起美的生活形式与诗性精神 / 32

上篇——反抗当代粗鄙生存的张培忠：美治理想中的艺术与精神思悟 / 32

- 一 美治的象征与超越：当代中国的精神缺陷和理想距离 / 32
- 二 当代中国生活方向：对我们这个时代粗鄙生存的反抗 / 34
- 三 思悟性写作风格：从生活中发现艺术与精神的美 / 36
- 四 艺术直觉与精神本质的力量：唤起理想主义的生活形式 / 38
- 五 艺术直觉：唤起具有美学激情的生活力量 / 39

目录

- 六 切入文学：切入写作对象和作者自己的精神本质 / 40
- 七 并不只是性的解放者：美治观念体系中的性学观念 / 42
- 八、在国家视点下扬起中国海权理想的风帆 / 43
- 下篇——向着太阳飞翔的天堂鸟：阮雪芳的诗带给我们什么 / 47
 - 一 让生命和时代留在诗意生存中 / 47
 - 二 从诗歌延伸向生活的整体诗意 / 50
 - 三 忧伤的理想主义者之歌 / 52
 - 四 双重感受交错中的美学性情 / 55
 - 五 个人与时代、生命与艺术的时间和门 / 57
- 第三空间：日常与宏大并行的尊严与激情 / 59**
 - 上篇——沉静世界中的魏微：从现实的逃亡中想象尊严 / 59
 - 一 在遥远依恋中追忆逝水年华 / 59
 - 二 以表现双重生活和双重性格而进入生活 / 62
 - 三 比表面情景更含蓄深沉的悠远纯朴的想象性生活 / 66
 - 四 飘向远方的时代现场中的文学纪念 / 69
 - 下篇——从生命尊严出发的刘迪生：把人类光辉记载于文学星辰中 / 73
 - 一 流荡在生存现场的激情：个人行动中的诗性正义 / 73
 - 二 美学直觉与生命大气并行：将医学行动变成生命体验中的优美 / 75
 - 三 既被历史规定又超越历史：发现并塑造我们生活的神话场面 / 77
 - 四 从心灵去诉说的故事：命运誓言和生活事件里的戏剧性 / 79
 - 五 有意无意预设的象征意义：形式和趣味中的观念引导 / 81
 - 六 从艺术情怀到人间正道的生命之魂 / 83
 - 七 个人世界的情怀、情意、情趣和情性 / 85

目录 I

第四空间：将智性敏锐的审美触觉深入诗意生活 / 89

上篇——镜与诗：执着于诗性镜像的黄礼孩 / 89

- 一 时代生活中的诗性突击 / 89
- 二 形式与修辞中的诗性惊异 / 91
- 三 语言星际黑洞中的意象群落 / 92
- 四 双向力量中的辩证诗歌思维 / 94
- 五 诗歌信念与理想中的独自存在 / 96

下篇——香灵东方莎莎：洒满香意的生命世界 / 98

- 一 香意生活的心性智慧和审美感觉 / 98
- 二 闻香看世界：香草般典雅的诗性向往 / 100
- 三 在香草世界中摇曳的心灵象征 / 102
- 四 让香气般的典雅透澈到底 / 104
- 五 浸润着诗性信仰的审美直觉 / 107

第五空间：以文学的意趣行吟于思想世界 / 110

上篇——在身边触摸思想的艾云：让思想的诗性柔滑如水 / 110

- 一 追求思想就是生活：重述和转喻的叙述式思想散文 / 110
- 二 在荒芜中顶出嫩芽：不可逃离的思想和精神的纯粹性 / 112
- 三 超越现实的思想想象：没有想象就没有进入 / 113
- 四 意象式思想回环：灵动感受与生动图像中的生活事件 / 114
- 五 灵性言说：灵狐深入思想密林之中 / 116
- 六 优雅与浪漫：丝丝如缕的思想诗性感觉 / 118
- 七 思想情趣秘密：情恋与思想间无尽想象的意味 / 119

下篇——怀着书生诗意力量的詹谷丰：让文学恢复精神选择 / 121

- 一 在书生精神撑起天空下生存 / 121
- 二 发现现代性古典情怀的精神遗迹 / 123

I 目录

- 三 古代精神传统与现代文明方向的结合 / 125
- 四 现代生活形式构成的古典气质 / 126
- 五 自由与中国知识分子传统气质的混合 / 128
- 六 力图达到对现实的精神改变 / 129
- 七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影响 / 131

第六空间：在叙事形式和现实趣味中变幻 / 133

上篇——触发轻微浪漫的诗意生活：寻找平静生活中故事情趣的

张梅 / 133

- 一 对故事性叙事的形式追求和意义发现 / 133
- 二 寻找故事、趣味与简约 / 136
- 三 平静中的欲望与圈套 / 139
- 四 一种触发轻微浪漫的诗意生活 / 141

下篇——生命与历史的另一面：在诗性感受和美学虚构里生存的

郭小东 / 143

- 一 从潮汕文化记忆走向现代生活见证 / 143
- 二 打破单一历史小说和家族小说的混融气象 / 145
- 三 演绎在生存风情和精神风格中的族群文化小说 / 146
- 四 让侨批文化诉说典雅的人道主义生活教养 / 147
- 五 拼图化的文学表达与生活探索 / 148
- 六 用新的方式面对人类新的生存状态和文学状态 / 150
- 七 让小说具有心灵维度、情感维度和审美维度 / 152
- 八 故事本身包含的世界是无边蔓延的 / 154

引言： 同一诗性空间中延伸的普遍生活

聚集在这部作品中的我的文学思考，对近年广州 12 个文学精英的主要作品进行了精心、细致、独到的评说，这些评论和思考未在当代其他文学评论者的言说中出现过，也不具有与其他文学评说在内容上和风格上的相似性，当然也没有根据某种理论进行制造的呆板与自大。

为了保持丰满而湿润的阅读感受和情趣，我根据所评作家和作品的风格倾向，略作区别，设计为几个有一定独特性的文学空间，并将这些文学空间参差交错，而不是单调地一个个作家作品排列下来，希望读者能从这些有一定区别的空间中，找到自己更喜爱或更适合的评论去读，也由此而找到更喜爱的作品去读。

从读者的一种整体性阅读感觉和节奏出发，我将这本书中的全部内容设计划分为六个空间，六个空间就像六重奏中的六件乐器，没有先后主次之分，每件乐器都依据各自的特点在乐曲的结构体系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它们以各不相同却又互相关联的音色、节奏和情感交相辉映，共同形成一个从开始到结束的整体性旋律空间。

这个空间是我在书中叙事的回旋空间：第一空间以苍劲坚实的力量开篇，叙写普遍开阔的历史与现实；第二空间以潮州式典雅大气转换旋律，在普遍生活中表达美的理想主义生活；第三空间让日常与宏大并行，在沉静与激情相间中回到当代现实；第四空间以智性敏锐的审美触觉进入身边生活，抓取时时刻刻的诗意生活；第五空间以优雅沉思的散文方式化入思想的历史与生活，集中于对现实的思想突破；第六空间在前面铺垫的层层回旋后转入叙事情趣和叙事方法，集中于对现实的叙事突破而结篇。

在一定程度上，我所评论的这些作品呈现了广东文学的精华之作，能看出广东文学这些年的大致写作状态和情趣风貌，也能看出广东文学这些年的大致精神方向和风格特点，并显示出这些作品与当代中国文学的普遍联系，由此深入了文学与现实的普遍联系，也由对这些作品的评论深入了

当代中国生活。

本书以广州的具体文学作品为对象，也以这些具体作品为依托展开文学言说，但并不仅仅限于广州文学这些作品的狭小格局，也由于本书所选取评论的这些作品具有广泛的文学意味，于是由此延伸、扩展、深入到普遍的当代中国文学和生活，针对当代中国文学提出了独立的文学思考和文学观念。

在这部作品所评论的12位作家中，有小说家、散文家，也有诗人，他们几乎都是国家一级作家，在广东已有广泛文学影响，其中几位甚至在全国也很有影响。因篇幅所限，虽不能将广州最有影响的作家都包含在内，但所评作家也都是广州的诗歌、散文、小说界中最有影响的。

我的这些评论从所评作品的形式、内容、主题、意义、风格、情趣各方面进行评说，所评论的作品对广州文学有集中代表的意味，由此突出近年广州文学的主要精神情景、现实倾向、艺术特色和美学风格，特别突出广东文学重视时代和历史的生活事实而进行写作的特点，也突出我紧密联系现实生活与作品文本而进行批评的这一特点，既注重文学作品与现实的联系，也注重作品事实本身散发出的个体魅力。

这些我所评论的作家和作品，不但集中代表这些作家个人的文学成就和文学风格，也从多种文体和形式进入并呈现广东文学，可以突出体现广东文学的风情样貌，有深入广东文学内涵与特色的意味和情趣。我评论的这些作品，有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有虚构作品也有非虚构作品，这些我所评论的作品体裁和题材不一，文学样式和文体形式也不一，作家的气质、倾向、情趣、风格也不一，但聚合在一起具有明显的代表性意义。

这部作品并非单纯的泛泛而论，而是进行了精心细致的打磨，其中融入我多年对生活与文学的思考以及对两者关系的思考，也体现了我逐年形成的独立文学观念和批评风格。这些文学观念在我这几年出版的批评著作中展开言说过，这样，这部作品成为我的理论言说在具体作品中的展开，与这几年出版的我的批评著作相得益彰，不是理论言说，但又体现和结合批评理论，成为我的批评理论的一种延伸。因此，对于这些作品的评论言说更丰富也更灵动，更趋于文学情趣和唯美色彩，更加呈现出一种我所追求的文学批评的诗性化与美学化风情，成为我的批评风格的更加生动而具体的表现。

第一空间： 生活在历史与现实交错的天空下

上篇

熊育群的庄重激情：

战争抒情中的诗性正义与人类精神

将历史的个体时空与人性的悠远之思、生命的沉痛之境与人类的理想之光融为一体，是《己卯年雨雪》的重要叙事特点和艺术风格。熊育群试图进入一个他从未写出过的世界，也让读者有一番新的体验：庄严与苍凉、凝重与激扬、严峻与抒情、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互交织在一起，这些诗性元素相互伴随而并行出现。

小说触及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生活，虽然描写了各种生活情景，却井然有序地建立主题和形式引导下的叙事内容，努力用一种多层次、多角度的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去建构、设计小说的世界，让人们通过小说去正视与历史有关的生存见解以及当代生命意义，这使小说在历史与现实、小说与现实之间建立了意味深长的关系，也深入了中国小说与日本小说以至世界小说之间人类共同方向的联系。

一 凝重与激情的诗性正义

一部作品如果不能改变世界什么，就没有意义了。《己卯年雨雪》表达出一种诗性正义的愿望和情景，这种由诗性显现的生存正义不是依附于历史表面去宣扬正义，而是深入日军侵华战争中的生命本质去发现正义，发现正义与个人生命和世俗生活形式的关系，使正义获得独特的存在形式

和内容，更深入地表达生活与正义的诗性关系。

诗性品质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性的善恶、心智的正邪，是对正义性生存的趣味，而对正义的狭隘理解就是文学叙事的狭隘趣味。诗性正义可以概括一种具体的生存品质或正义生存的审美特质，它带来一种蔓延于今天生活形式的美学性情，使更广泛深刻的正义遍布个人生命与日常生活。

这部小说尽力将日军侵华战争中的生命、人性、文化与战争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来，这不仅是民族主义的，而且是与普遍人类正义相关的。这样的正义情景有普遍的人类性意义，所显示的诗性正义是一种生活正义的美学性情、一种美学化的历史观和生命观。作为一部包含敏捷观察和细致描述的文学作品，小说显得沉实而有耐心，这需要对所写内容的深思熟虑，也需要经过长期艺术锤炼的形式意识，这不仅是风格方面的特质，还含有一种主题意味，含有诗性正义的必要性，要在不偏不倚的冷静叙述中露出诗性正义的倾向。

这部小说体现了熊育群自己的诗性正义写作方向，因为当代生活极其混乱，一个生活在当代的小说家，必然是某种人类理想的倡导者才能写作。任何写作方向都是思考的结果，有无方向就是有无思考，《己卯年雨雪》认真、执着、深入地对日本侵华战争以及战争的破坏和影响进行了思考，试图从历史事实中写出一种人性力量、一种诗性正义以至一种理想主义方向。

任何诗性正义乃至理想主义都是人类整体的，不可能是单独个别的，这部小说的故事和主题也同样体现了一种广阔的人类性召唤，它不是更民族主义、更自我化的，而是更宽阔、更普遍的，试图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有人类性内涵，这体现中国当代小说的一种诗性观念变化，诗性正义成为这种意图的一个主题标志。

这起源于对当代生活某些方面的警觉，坚持把当代普遍生活看作是隐含某些危机和问题的，坚持表达那场侵华战争似乎过去了，然而并没有真正过去的现实。所以，用小说形式从一场严重的历史危机中引申和表达诗性正义，这样的文学表现，是将过去混乱的生活当作今天生活的一部分接受下来。

这样，小说逸散出一种诗性正义的特殊历史感，这种历史感造成了人们更细致、更有心、更深思的生命体验，这样体会的小说人物及其生活，总是与小说外的时代事件交织在一起。为了更有真实性力量，小说中虚构与事实交错，虚构中深深植入隐藏在故事、人物和叙事方法后面的历史事

实，让这样的历史事实令人深思。如果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还被历史和现实遮蔽着，坚持错误的生活观念和历史判断，就需要这样的小说来警醒人们。

这部小说与现实的独特联系，不仅在于两种相互矛盾与抵制的生存观念和生活形式的差异意义，也在于不同生存观念和生活形式相互理解与转化的可能。这可以看作一种由探索历史而处理当代生存意义的方式，它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要从中日双方的角度去反思日本侵华战争？这样的反思对于今天中日双方以及人类的现实和未来有什么意义？叙事的必要在于，小说对日本侵华战争所提出的思考是中日以至世界避不开的，这个文学主题作为生活主题迟早要来，而小说正是这样一个生活主题的存在标志，也是这样的小说必然要出现的标志。

熊育群显然意识到，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强有力的现实，但写在这部小说中的历史，应该比现实本身更有力，更能深刻地说明问题，这正是文学与历史事实不同的地方。仅仅作为证据和资料的历史事实是刻板被动的，难以发挥现实作用，也容易被忘却和遮蔽，而这部小说作为诗性思考所能长驱直入的，恰好是历史所不能深入的地方。

这不仅是要让人们不忘却历史记忆，更重要的，是力图用这样的历史记忆去改变现实生活意识和当代生存世界，因为那种侵略性生活观念可能仍然隐藏在现实生活中。作为文学中的历史或者作为历史化的文学，这有助于人们找出历史中新的现实路径，并把人们牵引到没有概念化历史限制的现实中，从而将现实无限延续，将作品中的生活延续进现实，也延续进这部小说自身。

这种历史与现实相交错的形象，让人们无法轻易忽视、遮蔽、遗忘过去的记忆，从而变成与某些轻视过去的意识进行搏斗的记忆。由于文化差异，人们对过去会有不同的记忆，其中，只有共同的人性教养和人性传统，才会让不同的记忆通往一个共同的方向。

同是对儒道文化的信奉，因为对正义的不同认识，就有不同的行为：日本人信奉武士道精神，中国人敬重替天行道意识；日本人有大东亚共荣的民族扩张，中国人有保家卫国的民族气节；日本人讲王道，中国人讲人道。不问敌我的左太乙对生命的人道怜悯只是中国文化的一半，讲究做人气节的抵抗侵略是中国文化的另一半，而儒道相生的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它们与正义结合时会真正发挥有效力量。于是，中国传统的儒、道、佛、医、武各方面思想在抗击侵略者中汇为一体：儒家的左太平、医家的药店老板、道家的左太乙、佛家的地方寺庙主持、武家的祝奕典等。

生命之道并非仅仅是自然之道，它与文化有关，与人性有关，与正义有关。因此，从根本上，那场战争是文化战争、是观念战争，这种文化和观念的差异至今仍在，从这样的思考出发，也就有了这部小说的大气。有了从生命和人性出发的大气，所有情景都因人间正义而生，所有情景都体现生活正义和诗性正义。作品虽然描写长沙会战中营田一带的情景，但连局部的正规战争都没什么描写，却写出了一种宽阔和激情。由于正义、人性、生命、文化的一致，出现了全民参加抗击侵略者的情景：共产党、国民党、正规军、游击队、民间武装、农民、教师、学生、商人，他们的行为大多没有什么思想意识引导，近乎完全是被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激发的。

作品试图为人类邪恶困境中的生命找到一种解答：生命是否成为人类邪恶的牺牲品？而这又重新提出人类正义以及表达正义的诗性正义，因此，日本侵略意识的真正危害，在于给他人造成生命灾难的同时，也给自己造成了心灵灾难和精神灾难，这就是诗性正义所能深入的精神地带和心灵地带。在侵华战争中的日本武田夫妇，陷于自我的困境，无法超越观念性自我，而其生命意识曾经完全被侵略意识所侵入却自以为正义。

这样表现的民族自我和正义意识，都不是人类意识的抽象，小说中，侵华日军自以为代表的正义是由他们的残暴行为所诠释的，他们的行为与他们自以为代表的正义正好形成相悖的情景。小说中的日本人物可能失去了对自我异化的察觉，从而产生了与侵华战争关联紧密的生命行为和焦虑绝望的自我保护意识，然后又需要从这样的意识中获得新生，武田夫妇都面临这种情景，成为复杂民族文化的自我身份证明。

中日双方主要人物最后的相互信任和依赖，也来自这种异化之后、灾难之后人性深处的觉醒。左太乙这个人物的出现，一方面通过千鹤子传达中日有某方面共同或者相似的生命意识，发现文化相似性中的生命本质；另一方面，通过日本入侵华行径与其文化倡导美好的不一致，发现中日文化、人性差异以至生命差异。

左太乙代表关爱生命的道家人性意识的出现，围绕这个人物发生的一切证明了：有相似文化思想的民族，行为却可能完全不一样，关键差异在于：在同一种文化思想之下，为什么而行动？是为他人还是为自己、是从自己出发还是从他人出发？这种文化、人性以至生命的差异，来源于对正义的认识，因为正义是人类幸福的必要条件，毁灭他人幸福是非正义的，也是非人道的。

因此，对历史正确的记忆是求得现实生存的必要方式，这部小说并不

用说教去矫正历史记忆和人性记忆，而用故事和人物去提供一种必要的记忆参考，这种文学方式对历史记忆的延续，有赖于作品本身对历史的诗性表达，即，只有将历史彻底美学化，才可能显露生命的人性成分。这样，小说试图超越单一视角看待日军侵华中的事件和生活，而有些人则可能否认自身生存观念的历史性，并抵制从更全面的历史视角去重新认识自我，从小说的后记所述情景看，这是完全可能发生、甚至正在发生的，一些人仍企图把历史封闭在自我狂妄之内而不愿改变。

二 抗击灾难中升华的儒道人性观

人不活在阳光下就会阴暗，熊育群的《己卯年雨雪》要让人道主义阳光照耀在侵华战争中的生命。小说由今天的生活现实触发，从那场战争中的具体生命情景出发，谋求一种当代世界的人道主义观念，试图找出人类对侵略战争的共同理解，这是小说的一个重要特质。小说中的情景不是仅仅用一个中国作家的视角去描写，而是要写出一种既有特殊意味又能被人们普遍理解的人类性内容。

今天世界的生活意识在某些地方仍然与日军侵华战争难以割舍，作为当代生存的一面镜子，由独特人物的人性意识为焦点，去反思那场战争与生命的关系，显得至关重要，有对现在和后世的警醒意味。不是单纯对那场战争的历史反思，而是对引发战争的生存意识、文化意识、人性意识的诗性反思，作者是所写生活情景的描写者、观察者、思考者，也是生命呈现者、历史沉思者、文学表现者和美学升华者。

这样，小说掠过战争的战场情景和具体进程，关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具体情况没写什么，甚至不是单纯作为中国长沙保卫战的一个侧影进入文学，而是作为象征性人性情景进入那场战争中的具体生活，由生活和人物的象征性，去包容战争引发的种种生命情景和文化现象，成为生活与文学的无限生命主题以及无限现实关系的一种表现。

于是，就像小说中人物的生活那样：战争中的人依靠他们的本性在生存，这对有些人是尊严与光荣的，对有些人却是耻辱和愧疚的。战争不是他们的全部生活，但仍然是生活的一部分，因而那场战争也成为他们生命和人性的一部分，甚至成为一个尖锐的生命表现。

在这样的生命表现中，人性的善与真、爱与美并非单一构成的，而是多元构成的，并非只有唯一路径，而是有生命的殊途同归。在小说中可以看到，中日民族、儒道精神、自然信仰、政治信仰皆可达到人性的理想，

只在于是否承认这样的人性理想，在于怎么认识、怎么行动和是否去行动。

小说的动机、题材、情节、人物的设计，是从战争反思延伸向生命反思、人性反思、文化反思以及人类生存的意义，细致地描述了人类的善良、正义与同情的人性力量，描写了中国与日本相近的自然化生命观和儒道思想，其重要的特点，是突出了中国式儒道化人道观念：儒家重生存气节、道家重生命权利。

由于中国儒道式的人道观念，尤其是道家式人道观念，小说中主要人物有神秘主义与生命之源相连的生命感觉。有时候，这样的心灵方式是一种思考方式和艺术情趣的最好说明，这也许是采用神秘主义引入生命感受的情趣方式，也是一种生命的独特思考和体验。道教作为发源于中国的宗教，非常尊重自然事物的生命特质，与民间自然信仰存在着相互吸收、相互影响的情况，民间自然信仰所涉及的自然事物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小说中通过民间自然信仰与道教文化的关系，来突出描写与道家意识相关的自然化生命关怀和人道意识的主题。

熊育群从自己的诗性立场着重进入的，是发现处于可能的真实历史中的不同人们在怎样真实地生存，所以，小说提供了一种特殊的生存情境，让人们去生活、去感受。侵略战争意识潜移默化又不可抗拒地摧毁了许多日本人的身心，也给被侵略国家的人民带来了灾难，但更让人深思的问题是，因为对侵略意识缺乏正确认识，这种身心摧毁仍然延续在今天的生活中。只有进入这样的情境，在相同的情境条件下，像那些人物一样去生活、去感受，体会到人物的生活感受，才可能触发自己真实的感受，才可能理解和融入这样的生命，从而提供让现在人们生活得更真实的生命依据。

熊育群不肯让心目中的伟大人类精神被粉碎在一种非人性的阴暗残暴中，所以，描写了以主要人物为代表的正义精神和人性意识：人类命运正是由每个弱小个体的行为汇集成伟大精神而决定的，因此，人是历史的，又是超越历史的，人的存在因此而成为神话。

整部小说一直暗含这样的生存神话意蕴，直到最后以未了结的故事和人物命运作结尾，引人产生对这样的命运之后的想象：祝奕典和千鹤子在最后时刻的相互同情和理解怎么样了——才真正完成了这个关于人的存在神话，小说力图通过整个小说的厚重篇幅对这个最后时刻进行探讨。由此，小说集中地表达了熊育群对于人存在的一种观念，也意味深长地提示了文化冲突的深刻性与融合可能。